

王小梅/ 著



古典



镇远



追寻

镇远的无边风月

ZHUIXUNZHENYUANDEWUBIANFENGYUE

Search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古典

镇远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深藏在骨子里的魅力

陈 竹

在这里，镇远又一次地被记录，被解读。

千年的镇远，有多少印迹散落在尘埃中；镇远的千年，又有多少金戈铁马在高山峡谷呼啸；那些在山水间流淌的世俗风情，使镇远的千年有温度，让人觉得熟悉、亲切。

镇远以这本配合照片的古城杂记，来呈现过去的人和事，还有年轻的作者在镇远的所见、所闻，介绍其中的文化、传说。这不只是为了纪念一些骤然消逝的过去，而更希望借着它来呈现镇远的独特之处。

我从来以为，任何地方，无关于美不美、风情与否，最重要的是，你对那个地方的感知。

《古典镇远》表述的就是这样一些感知。

关于镇远，简而言之的概括从来都有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，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。古代的镇远，地处历史上“五溪蛮”和“百越人”聚居的结合部。南宋宝祐五年（公元1257年），赐名为镇远州，“镇远”这一名称从此以后沿用至今。

镇远群山耸翠，诸水流青。古老而美



丽的潯阳河像“太极图”旋绕在府、卫两城中间。镇远自古为由湘楚入夜郎舍舟登陆要冲，也是京城与西南边陲以及安南、缅甸、暹罗、印度等国礼物献赠和信使往还的捷径和必经之地，有“南方丝绸之路要津”之美称。

镇远既是黔东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和交通要冲，也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。明弘治初年，镇远太守周瑛就有“欲通云贵，先守镇远”之说。

将这些片段连缀起来，让这些历史的陈迹，散发出当代的灵气，是制作这册书的初衷。

这套书共三本，彼此间有一种递进的逻辑关系。

第一本，记录了古人今人对镇远的描述，是往昔的呈现，让我们间接地知道了古城曾经是这样的喧闹、繁华和举足轻重。我们可以像一个怀旧者，徜徉于古城的千年历史中，寻访散落在街巷中的历史遗迹，回望自己不曾经历过的旧日时光。古人用诗文叙述情绪，今人用博客讲述感觉，不同角度的叙述将我们带入了私人的、日常的细节之中，记忆被赋予了见证的力量。一句诗几行文，给了我们想象的理由、倾听的机会、寻觅的线索，是我们进入古城的一个个入口。





第二本，其实是行走笔记，沿着河流两岸、城里城外的行走，追寻、记录下琐碎平淡、古灵精怪、凄凉绝美的故事，是我们了解古城的着眼点。今天的镇远，古巷民居之间的间隔很密，时光的流逝，磨损了这里门窗和墙面的砖石，却更能激起人内心的琐细记忆；青龙洞、祝圣桥、石板路在過去的光阴里，烙印着的孩童的嬉闹，老人的背影，夕阳的颜色，雨水落下时的滴答声。这些我们可能正在遗忘的生活，又似回到了眼前。走走看看，宜亲宜依，置身在一种交织着温暖记忆和新生活创意的地方，真的让人的精神得到滋养。

第三本，相当于指南，镇远好吃好玩的去处在哪里。这种寻觅、享用的过程，就是和古城相处的过程。最日常的生活也和古城的气息丝丝入扣，是融合，当然也是我们和古城的互动。难得的是，做向导的人不是面无表情地指示你“向前向后向左向右”，而是眉飞色、绘声绘色地告诉你：“好玩！好吃！真的！”显然，她自己一家一家走过，为你去踩点。

这本书的作者都不是很理论的人，写的文字也是针对一般读者的，如果搬出一堆很复杂的概念，或者拿出很高深的腔调，恐怕会吓跑读者。所以写的时候更生活，更有趣味，看到的都是小地方，没有大道理。她们兴高采烈地把捡拾到的这些镇远生活碎片拼贴出来，希望能够用一种直觉的简单的方法，把那些好玩的有趣的，都一一地告诉你。

因为她们已经发现，今天的镇远，是那种去一次绝对不够，去十次也绝不会腻味的地方。那些深藏在骨子里的小魅力，会在不知不觉中牵动人心。浮光掠影一名城，果然世事几沧桑。

行文至此，许多该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，至于没说的话，都在这本书中。如果你心中还有关于镇远的种种疑问，可以去书中寻找答案，因为那里有你想了解的关于镇远的方方面面……如果你想亲自感受镇远、触摸镇远，那就到镇远来好了。

一个古镇的注脚

流水

那一湾潏水，必须准确地来到镇远的山乡，流过祝圣桥上的静默的梅花鹿石刻，镜像青龙洞一座座令人尊敬的土木色房屋，然后轻轻荡漾潏阳河舟楫上的人儿，发现龙潭一湾碧蓝水域的深度秘密，在铁溪桂花村遇见集满的一汪盈盈碧水，妇人洗衣，孩童嬉戏，捉虾捕鱼，忘记流水的光阴。

旧巷

没有睡眠的巷子，有风的归宿，一卷瘦风来到四方井巷，穿过冲子口巷，经过幽寂的石屏山山径原野的绿色，沿着凄清忧悒的树阴，化成苍苍一色的天际。风儿如撒开腿奔跑的人儿，撞在墙上，撞在木门上，偶尔有路人的情绪、纸片、树叶和偶尔的那只塑料袋被轻轻卷起，旋转上升，高不过巷子的墙，又轻轻滑下，跑不出巷子曲折的路。仿佛在巷子里游走的人，总是不知道巷子有多长，回家的路有多远。就这样闲适地走，随时随地走进一条巷子，又随时随地走出一条巷子。人的灵魂向一缕无法固定的轻烟，风一吹，就散了，巷子里似乎就躲藏着镇远人的一生。



老屋

傅家大院、杨氏老宅等那些失去昔日主人的老屋，在府城后透出一派闲闲淡淡消沉的智慧。

灵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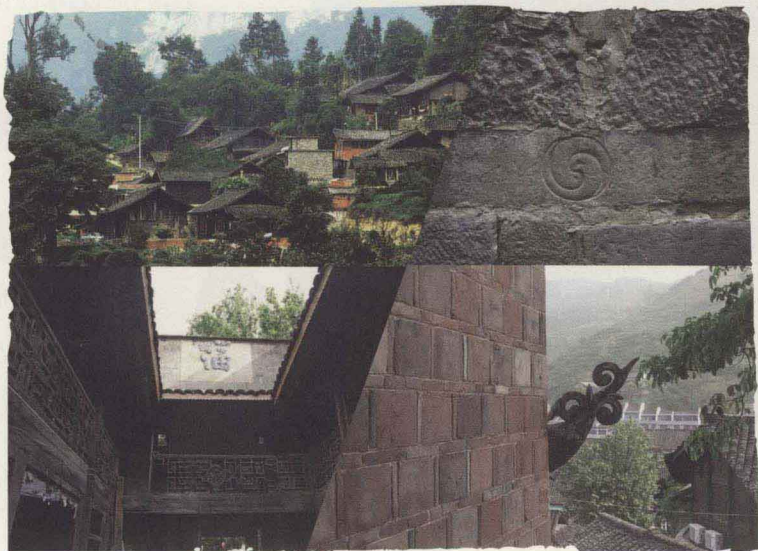
镇远已经在另一个千年的维度里转换了自己的容颜，从一个战争硝烟的“咽喉锁钥”走向繁花落定的生活世界。石屏山上的各路神仙，不知道在何时，悄然来到山弯弯的每一个拐角处，鲜活地重新点染镇远的宗教情结。

古墙

千年的风依然静静地吹过石屏山山头，古城屹立在山头倾听着小城的变迁。山上的屋基和稻田沾染了边墙的历史厚度，那些沾上千年石头光辉的田坝，在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的场景中，轻盈地溜过生活。在山上寂寞千年，似乎是边墙的宿命。

村落

很多时候，来到寨子，我们喜欢躺着看风景。就地躺在一片青草上，随手拔一株草放到嘴巴里细细咀嚼，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，天空蔚蓝，想一些遥远的事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深藏在骨子里的魅力 (总序)	陈竹	1
一个古镇的注脚 (写在前面)		4

十里青山半入城 1

祝圣桥: 吹拂的岁月清风	2
青龙洞: 前世今生	14
天后宫: 妈祖从湄洲来	32
石屏山: 威武和柔情的庇护	37
四官殿: 战神和平相处	41
边墙: 苗疆古长城	45
铁溪: 家常与私密的行走	50

深巷人稀夕阳迟 59

正街: 背街的表象和隐喻	60
傅家大院: 家族传奇	71
四方井: 清流涌动	88
猪槽井: 四壁影汪汪	91

云泉井：造就舒家酱油	92
陈家井：细致体贴	9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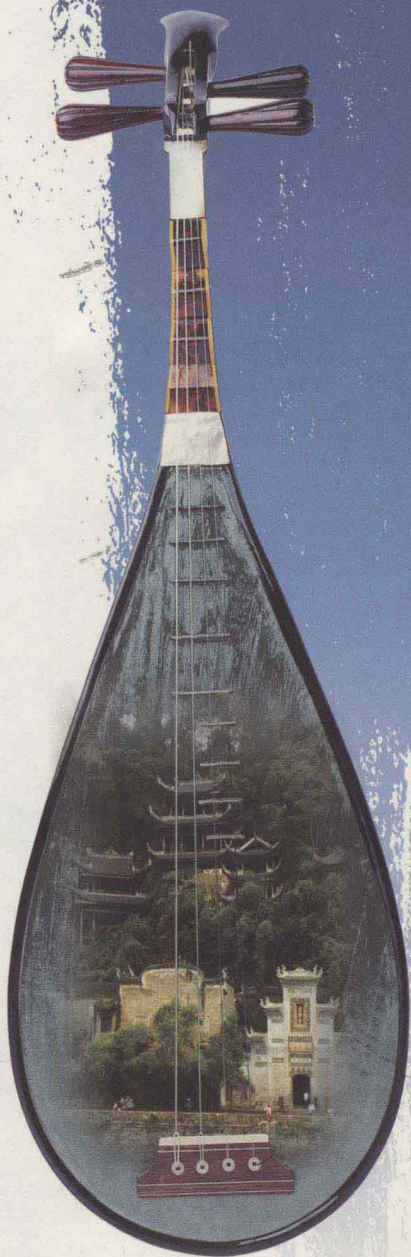
潯水悠悠酿文明 95

潯水汤汤：一条河流承载的历史厚度	96
下洪江人：摆古	107
青溪铁厂：地底下的光亮	110
和平村：日本战俘在镇远	117

山深树密璞玉碧 129

报京侗寨：三月三的风情	130
尚寨：冲傩还愿	146
肖家寨肖百万：北斗七星拱照	156
江古农民作家：田野的诗性存在	162

后记	172
----	-----



壹

十里青山半入城



祝圣桥

吹拂的岁月清风

风轻轻地吹过祝圣桥，过去和现在。镇远古今，有多少人从祝圣桥走过，没有谁知道。只有那一缕清风，永远衷情地停驻在那里，吹拂每一个走过它的前人和来者。

从古到今，所有来到镇远的人，都必然走过祝圣桥。走过祝圣桥是一种宿命，一种必然，一种过往，一种生命状态，一种向往。

1902年10月7日，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站在中元洞拍摄了一张祝圣桥的照片，照片被收藏在他的摄影集《鸟居龙藏摄影集“第四部·写真”》第116页和112页。翻看老照片，石桥和阁楼的黑白色调，表达着沧桑的美感，绿水青山，桃源幽静，镇远美丽的风光，就算在照片上远远看一眼，就已令人心向往之。

鸟居龙藏从中元洞下来，轻轻地走过石桥，站在魁星阁前仰望楹联，他在旅行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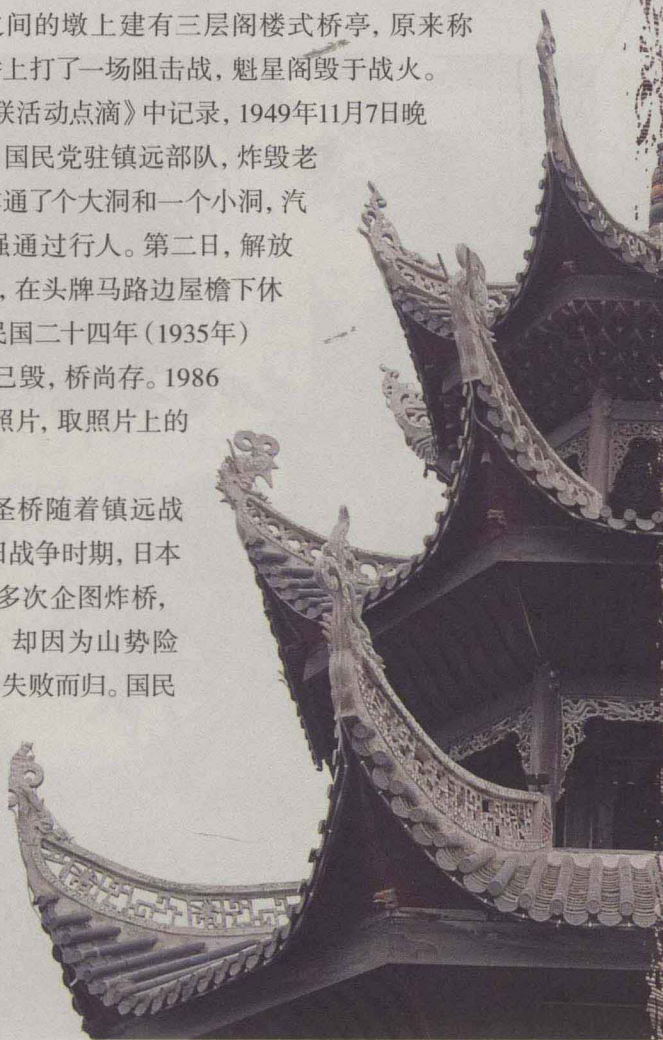
行记中写到：“镇远府的入口处架有一座漂亮的石拱桥，桥正中建有三层门楼；正门面额上写有‘阿山柱石（应为河山柱石）’四个大字，左右两边的对联是：‘扫净五溪烟，汉使浮槎桡头（应为‘撑斗’）出；辟开重驿路，缅人骑象过桥来’，从这对联上就可以看出，在地理学上，此地是中国西南的重要通道。（《鸟居龙藏全集》第十卷，261~262页）”

相关史料表明，明朝洪武五年（公元1372年），开始修建祝圣桥，明代万历年间桥才修成。也就是说，几乎整个明朝，都在修祝圣桥。一个桥修了一个朝代。桥修好，屡次被洪水冲垮，屡冲屡修，屡修屡冲。最后一次修桥，在清雍正元年。至今再没有大规模修复。桥为七孔拱形大桥，长135米，宽8.5米，高17米，史称“溇溪桥”“状元桥”、迎圣桥，为湘黔滇驿道必经之地，相传在清朝康熙玄烨皇帝寿辰时改名为“祝圣桥”。今天，镇远当地人喜欢亲切地称其为老大桥。

老大桥东第三和第四孔之间的墩上建有三层阁楼式桥亭，原来称“魁星阁”。1934年，红军在桥上打了一场阻击战，魁星阁毁于战火。王玉衡在《解放初期镇远工商联活动点滴》中记录，1949年11月7日晚十二点左右，轰隆隆的爆炸声，国民党驻镇远部队，炸毁老大桥，准备撤退。大桥桥面被炸通了个大洞和一个小洞，汽车、马车均不能通行，只能勉强通过行人。第二日，解放军从盘山经过两路口开进镇远，在头牌马路边屋檐下休息，群众手持旗帜前往欢迎。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的一张照片上显示，魁星阁楼已毁，桥尚存。1986年，镇远相关部门找到一张老照片，取照片上的魁星阁之形，恢复魁星阁。

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，祝圣桥随着镇远战争的演进不断地受到伤害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人的轰炸机盘旋在镇远上空，多次企图炸桥，以阻断国民党军队退驻贵州，却因为山势险峻，找不到合适地点投放炸弹，失败而归。国民党逃离时，在桥上仓促挖了三个洞，埋藏炸药，也只把桥身炸了几个大窟窿，战争结束，镇远人找来石头、泥沙填平窟窿，桥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，安然横亘在溇水之上。

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



间里，祝圣桥是沟通镇远卫城和府城的桥梁。除了水中的老桥和1949年始建的新大桥，两岸穿梭往来，全靠摆渡。而石桥的使命，为“黔中锁钥”，历来为楚地进入滇黔的通道，迎来送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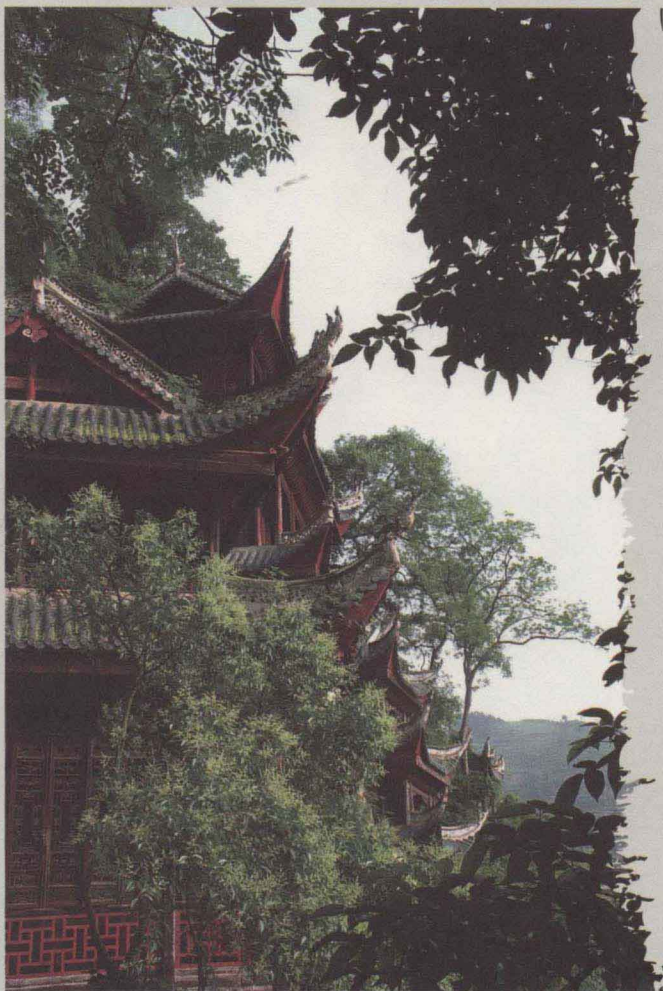
1509年，王阳明凄凉地走过祝圣桥，辟开重重驿道，到修文龙场驻守，沿途的古藤、昏鸦、老树，无不给王阳明凄然之感。抵达镇远之际，他写下《镇远旅邸书札》：

“别时不胜凄惘，梦寐中尚在西麓，醒来却在数百里外地也。相见未期，努力进修，以俟后会。即日已抵镇远，须臾放舟行矣。”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种绝望之心境让他在一个偏远之地找到了人生的出口，在无人之境修炼顿悟“阳明心学”，开创阳明学派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

明弘治初年的一个黄昏，周瑛走过祝圣桥。在赴京纂修宪宗皇帝《实录》途中，周瑛背着一袋米从祝圣桥走出去，渔人跟随，渔人带着水獭，水獭用于捕鱼。

他们边走边欣赏铁溪风光，饿了，渔人放水獭到舞阳河里打鱼来烧着吃，周瑛生火，搭锅煮饭。看着鱼儿在清亮的水里游动，周瑛捧着书本在河岸边阅读，一会儿看看山，一会儿看着捕鱼人，一会儿想着书上的文字，是真是幻都已分不清了。在《壶中丘壑记》中写道“天下事有实体可据者，是谓之真；无实体可据者，是谓之幻。世固有以幻为真者，亦有以真为幻者。以真为幻，此妙识也，妙识入于无，故不有其有；以幻为真，此俗识也，胶于有，故不知所谓无者……”

很多史学家猜测，吴敬梓可能走过祝圣





桥。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到过镇远的吴敬梓是怎么找到小说的开端的，那么多生动的故事，仿佛就在眼前，难道吴敬梓能在现代网络里找到关于镇远的许多线索？在小说《儒林外史》中，吴敬梓多次描写镇远的山川地貌，风土人情。而且他在第四十三回“野羊塘将军大战，歌舞地酋长劫营”文中提到镇远地名，都是实有的，比如“……只见家人从贵州镇远府来，递上家信，上写道：‘……生苗今日颇有蠢动之意，尔等于发榜后，无论中与不中，且来镇署要紧！’”……“那苗酋领着苗兵舍命混战，……直杀到野羊塘，苗兵死伤过半。”铁溪的传说更是惟妙惟肖，……“果然镇远有个风俗，说正月十八日，铁溪里龙神嫁妹子。那妹子生得丑陋，怕人看见，差了多少的虾兵蟹将护卫着她嫁。人家都要关了门，不许出来张看。若是偷着张看，被她瞧见了，就有疾风暴雨，平地水深三尺，把人民要淹死无数……”即使没有来到镇远，没有走过祝圣桥，吴敬梓在地图上看过镇远后，也在梦里无数次来过镇远，在仅存的那些古书里无数次翻阅镇远，目光涟涟，充满着对这片土地的憧憬之情。文学的方式给予进入不同生活方式、角色、空间的可能，在吴敬梓的小说里，镇远幻化为一种想象的生活方式。而走过祝圣桥，是这种生活的必然，没有故事的虚构。

公元1790年，乾隆探花洪亮吉必然走过祝圣桥。站在沅水之巅，他全然抛弃古人庄“过北盘江说”，“过乌江说”，决然论证庄蹻使滇“溯无水说”。今天，当地文物局副局长胡弘站在祝圣桥头，仍然不为许多权威考古者和史学家庄蹻入滇的论断所折服，他隐约感觉到，庄蹻入滇似乎与澧阳河有什么必然的联系，或者庄蹻穿过镇远这条河，取道镇远古驿道，才走到云南去的。在从天柱县到锦屏县的清水江，当地居民在淘金时发现了大量秦汉时期青铜器，考古者长期以来在两岸找不到出土

这些器物的对应遗迹，这么多青铜器是从何而来？也许是两千多年前，清水江发生过激烈的战争？或者是两岸的墓葬遗址经过长年的侵蚀，随葬品被冲到了江里？一切都还是个谜底，在考古者展开更多的考古调查和发掘，找到更多的佐证之前，一切都还是个谜底。但是，我们庆幸的是，还有猜想的可能，走过祝圣桥的瞬间，这些猜想还在继续。

一百八十年前的某个黄昏，林则徐必然走过祝圣桥。《镇远道中》记载，晚清时期的叱咤风云人物林则徐和名城镇远结下了难解之缘，他一生中曾几次路过镇远，其中文献记载就有两次。清嘉庆年间夏历七月初二，三十五岁的林则徐一早从青溪出发，黄昏时漫步镇远城，游览了香炉岩和青龙洞，夜宿镇远。后来，他把镇远的见闻写进《滇昭纪程》一书，又把当天的沿途见闻写成《镇远道中》一诗：

两山夹溪溪水恶，一径秋烟凿山脚。
行人在山影在溪，此身未坠胆已落。

.....

不敢俯瞰千丈渊，昂首但见山插天。
健儿撒手忽鸣炮，惊起群山向天叫。

清道光二十九年（公元1849年），距林则徐第一次路过镇远已经过去三十年，他再次来到镇远。那年秋季，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告病还乡，路过镇远。那时，林则徐已经是一个饱经宦海浮沉与历尽人世沧桑的清廷干吏了。在未到达镇远之前，他经过城西十四公里的相见坡，因山路之险而有感于仕途艰难，提笔写下《相见坡》一诗。在到达镇远换舟东下之前，他又写下《己酉年九月自滇归闽，同人赠言惜别，途中》七言律诗四首，其中第四首写道：

黄金时节别且兰，为感与情忍涕难。
程缓不劳催马足，装轻未肯累猪肝。
膏肓或起生犹幸，宠辱皆忘卧亦安。
独有恫瘝仍在抱，忧时长结寸心丹。

林则徐还在日记里提到，来到镇远之时，巧遇緬人骑着大象经过，还有云南官员陪同。

镇远知府汪炳璈（字仙谱）似乎是和祝圣桥联系最多的一个人，他无数次来到祝圣桥，观看魁星阁的修建，仰望它的神性，写下楹联挂在高高的魁星阁上。柴晓莲《镇远名胜旧览》记载，府城东镇阳江上，有桥“祝圣桥，为楚黔滇孔道”（宴斯盛《水道考》），“桥上有状元楼，光绪初，知府汪炳璈建”（《访册》）。《老大桥上魁阁神像》一文作者湘提到，“清光绪间，贵州知府汪仙谱先生，试问清逸，联语尤其卓绝一时”。清光绪四年（公元1878年），汪炳璈在阁楼上题三幅楹联，“扫净五溪烟，汉使浮槎撑斗出；劈开重驿路，緬人骑象过桥来”，“人上翠微梯，蓬岛春荫天尺五；